

重刻讀書錄

自四至六

口仁13

90

2



明倫彙編
雜錄典
第90卷
2

讀書錄卷之四

自下身言之耳有耳之理目有目之理口鼻有口鼻之理手足有手足之理以身之所接而言父子有父子之理君臣有君臣之理夫婦長幼朋友有夫婦長幼朋友之理以至萬物有萬物之理凡此衆理莫不窮而通之所謂窮理也既知其理於一身之理必有以踐之於今倫之理必有以行之于萬物之理必有以處之所謂盡性也能盡其性則理所自出之天命莫不有以造極一原所謂至命也理也性也命也雖同為一理初無本末精粗之殊

藏書

讀書錄卷四

而窮也盡也至也則略有淺深之序學者不可不

體認未至終未能與道合一

亦存亦亡者是間斷之時多也

吾奮然欲造其極而未能者其病安在得非舊習有未盡去乎

舊習最害事吾欲進彼則止吾之進吾欲新彼則汨

吾之新甚可惡當刮絕之

吾北歸得如非復吳下阿蒙則庶有進乎若與初來時無異恐有愧於故舊也

朱子遺子後學欲其一變舊習而歸曰念之念之無

系爾所生吾來湖南三年矣北歸有進庶無忝爾

所生乎

仁則一不仁則殊

生理無不貫者仁也

仁道之大無能禦

仁推之于萬億物無不通

生意無窮偶于李核可見如一李核種之即成一株

一株姑以結百李言之種之即成百株百株結千

李種之即成千株千株結萬李種之即成萬株萬

株結百萬季種之即成百萬株由是推之生生之
理蓋不可勝窮也仁道之大于此亦可見
心不可斯須離正理身不可斯須離正道
曾點言志只是箇仁字

滿招損謙受益即謙卦虧盈益謙之意

周子通書字字皆實

二帝三王治天下純是天理之公無一毫人欲之私
漢唐歷代治天下純是人欲之私帶些子天理於
其間

開眼六十四卦皆見于天地之間

讀有卦畫之易當知無卦畫之易有卦畫之易今之
易書猶可以言求無卦畫之易則可以心會而不
可以言求即子所謂須信畫前元有易是也
萬物皆一陰陽陰陽皆一理

道只在動靜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已知如未知已能如未能則有進
事未至先無一物在心則事至應之不錯若事未至
先有三端兩緒在心則先自攙雜矣應事安得不

錯乎
不敢有邪心漸近于誠

聖賢言格物致知處便當效其格物致知言存養省察處便當效其存養省察聖賢為教之法無不效其所為則讀書有切己之益而不為口耳之陋矣學者開口皆能言道是好道理然當自體諸心果能實好此好道理否又當體之身果能實行此好道理否若徒能言之於口而體諸身心者皆不能然是所謂自欺也

謹防外好以奪志斯須照管不至則外好有潛勾竊引之私不可不察
个欲如寇敵專以窺吾之虛實斯須防閑不密則彼

果開而入矣

个心貴乎光明潔淨

為學時時處處是做工夫處雖至鄙至陋處皆當存謹畏之心而不可忽且如就枕時手足不敢妄動心不敢亂想這便是睡時做工夫以至無時無事不然

天地自然之文物物皆具如花木文縷絲色之類皆是也

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體用法貴乎

一本無用字

威明共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為體，用法貴乎明慎並用。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外物至輕，已德至重，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不知類也。外物為養生之具，固不可缺，但君子取之，有道用之，有節。小人則取不以道，用不以節，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也。子夫緊貼在身心，做不可斯須外離，常得心在內，則寡過矣。

心一放，即悠悠蕩蕩，無所歸着。千古聖賢之言，一性字括盡。紐看天之生物，只是自然無纖毫作為之思，故人見其易而不見其難，人能事事順理而行，則亦如天之自然不難矣。順理而行則直而易，逆理而行則曲而難。聖賢之迹固當考而已之所行者，又當隨時揆之以理，而不必其事之同。如禹稷顛面，迹雖不同，而道則同也。所謂理者，萬事萬物自然之脈絡條理也，循其脈絡。

修理而行本無難事惟不知順理長行所以崎嶇
險阻不勝其難也

心地乾淨自然寬平

人能知天地萬物各有截然之分則心自定矣

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見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

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

適會者終未免有差也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大

凡看聖賢書皆當以仁義禮智信五者細細體會旁

通之久則彼此互相發明可以見天下道理之名

作大

雖多而皆不外此五者矣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可見湯之伐夏一出于上天之

公孟子所謂天更是也夫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

哉苟有利天下之心則非所以為湯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湯之不幸天下之幸也

天之生物一本也知易者莫若孟子

易有太極易者陰陽之變而其所以為是陰陽之變

者太極也

聖人言太極就陰陽中指出此理以示人元不魯雖

陰陽而言如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之

讀書錄

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皆不_レ會_レ外陰陽而言道也
 一分而為二一即在二中而一之本體未嘗分也二
 分而為四一即在四中而二之一則未嘗少也四
 分為八一即在八中而四之一又未嘗減也以至
 八分為十六十六分而為三十二三十二分而為
 六十四一則隨所分而無不在而其分之主則自
 若也蓋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
 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而一隨生隨在者分之
 殊也六十四根於三十二三十二根於十六十六
 根於八八根於四四根於二二根於一者理之一

也理之一各貫于分殊之中分之殊畢統于理一
 之內分之殊若分矣而理之一則渾然無所不包
 實未嘗不合也理之一若合矣而分之殊則粲然
 各有條理實未嘗不分也分而合合而分斯所謂
 一以貫之者歟
 下心管萬事理一分殊萬事由一心分殊理一
 天陽地陰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者鬼神也故曰鬼神
 者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陽之能伸者神陰之能屈者鬼二物也伸極而屈者
 神之鬼屈極而伸者鬼之神一物也二而一一而

二知道者默而觀之

天生地生陰生陽生溫生熱生寒生涼生日生月
生星生辰生雨生露生雷生霆生水生火生木生
金生人生物生獸生禽生生之多益不可勝窮也
而皆本于一生

太極動而生陽神也靜而生陰鬼也鬼神者其太極
乘氣機而屈伸乎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促迫偏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

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萬物之形著者其始也甚微

河圖虛其中以為太極而兩儀四象八卦皆由是以

生即子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也

畫前之易不待卦畫而已著者也

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

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

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精粗本末兼盡所以為聖賢之學若舍粗而求精

末而求本所謂語理而遺物語上而遺下鮮不流

而為異端

二程所以接孔孟之傳者只是進脩有序

直是要求實理實理之名雖在書而實理之理則在

理

曲折細微理無不貫

讀書當着實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便當

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

於至善便當求三者的為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如

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為文字言語所纏繞矣

因閑畫伏羲八卦小圓圖貼於壁上觀之覺有流動

之意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

繞言象便非真因象以識其真則在人焉耳

每日就身心言行應事接物處緊緊體認仁義禮智

四者體認得是則行不錯

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圍祝鮀王孫賁皆未必賢以

其才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

過必辯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

遠矣

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揜其過不以有過而揜其功

匡之間
一有天下
二字

知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
匡之功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刻
核之甚也

老子道德經常無欲以觀其妙應上文無名天地之
始常有欲以觀其徵應上文有名萬物之母
讀二典三謨夏商周書其明白者皆有切於學者之
身心愈讀愈有味

知我者其天乎猶中庸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言與天
地之化育默契為一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但中庸
言已契天論語言天契已其實一也

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
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天理
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
也蓋下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人事便是上達
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天理也謂之天知者非聞
見之知也乃天與聖人默契為一是以人不能知
而天獨知也然五者姑舉事之大者而言其實無
一而非下學人事上達天理也
夫子豈莫我知也之嘆蓋當時之人雖知夫子為聖
人但雷同知其名而已實不知聖人之所以為聖

人也知聖人所以為聖人如愚之顏一唯之曾子而已如子貢之高識猶未及此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于斯之際子貢雖未能盡領夫子之嘆若後來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言夫子猶天不可階而升及緩來動和之論則子貢亦可謂深知夫子小人卦治天下之本儉焉

偶食桃梅桃樹接梅枝結實者其生者味酸熟者味甘因思孟子曰天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蓋凡為學為善皆貴乎熟不獨仁也苟為不熟烏得其味之美哉君子熟於善小人熟於惡

融叔以下本為別是

君子熟於精微之義小人熟於機詐之巧君子熟于公止小人熟于私邪象辭易備焉上下遠近大小內外渾只是天也天外無物物外無天理氣象數之外無餘物

大小道理吾心悅而不能言舉此以告人人其信之乎吾其誰告之毫私不有渾渾乎其深大也融釋與道為一元來學不可有為有為即个欲而非天理矣

觀天之道皆公而自然不為何而春夏生物不為何而秋冬成物人之道亦公而自然不為何而行仁義不為何而行禮智若有為而行即私而不公矣讀咸有一德之書則知伊尹之學極其精密成湯以元聖稱之有自矣夫

商書數篇光明峻潔真所謂灑灑者也

典謨仲虺成湯伊傅諸書尤切於學者

讀書必專精不二方見義理有一念之雜即隔一重

矣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

于取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遜

志時敏允懷終始典學皆為學之功乃來道積于

厥躬厥德脩罔覺皆為學之效

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下文即繼之曰學于古

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蓋學古

訓即所謂求多聞事不師古之事即時惟建事之

事非有二也求多聞猶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

其德耳心謂資之入可乎

既乃遊於菴野豎厥終罔顯只是甘盤隱處不顯于

世耳當以朱子語錄為正

作我
一有
微下
得字
恐是

心下
本有
也字

讀書錄卷四

張南軒無所為而為之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太事小事只道義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般便是無所為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無所為而為猶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之急無所為而為猶當理而無私心仁也有所為而為者事雖當理未能無私心謂之仁可乎

如乍見孺子之入井惻隱之心發無所為而為也若惡其聲納交要譽之心生即有為而為矣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狂者也觀師見見一章可見聖人接物之誠心若常人之干瞽者鮮不忽易而欺詒之于此亦可以觀聖人之氣象觀聖人與師言辭語從容誠意懇至直使人感慕于數千載之上常人見貴人則加敬見敵者則敬稍衰于下人則慢之而已聖人於上下人己之間皆一誠敬之心

讀書錄卷四

十一

敬天之心瞬息不敢怠
 近來誠實畏天而不敢萌一念之惡
 洪範篇造化氣數天理人事皆具書之易也
 洪範二五事踐形盡性之學倫于此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中爻只是君子小人迭為盛
 衰

君子居君子之位小人居小人之位則治反此則亂
 有天下國家者當親君子而遠小人
 大丈夫以正大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為邪暗小人
 所惑而易其所守

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小人况他人乎理明
 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好正道則止人至好邪道則邪人至氣類相感也
 君子之出處當脩其身而聽之天彼卑污為賤淫尾
 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邪正相為勝負久矣
 仲連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
 成湯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終厥猷
 惟后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歷觀自古聖君賢相

之言如此則天之所以立君者不過欲治民教民
養民使各遂其生而已豈有他乎哉
老子云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只是說性情衆妙之門
猶道義之門

老子之書始欲論理之玄妙末則流於權術

程子曰予之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

耳不但讀易之法如此他書皆然

莊子斲輪之說深中學者溺于語言而不得其意之

弊世有開卷則能說義理真若有所得者掩卷則

茫然漫不知所說為何事誠所謂糟粕者也其弊

也久矣

一一見得理有下落方為真見真見明則邪見不能

惑

余覺前二十年之功不如近時切實而有味

天地者吾之父母也凡有所行知順吾父母之命而

已惶惶其他

先天圖却觀坤艮坎巽乾兌離震以至復皆前天地

之往順觀自復震離兌乾巽坎艮以至坤皆後天

地之終往者推其往而無極來者推其來而無窮

所謂引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推之於后而不

見其終之離也

占卜古為大事舜歌禪禹禹曰故卜功且惟吉之從
洪範稽疑專以卜筮為主大誥洛誥諸篇九征伐
定都大事皆歸重于卜以是知占卜古為大事
古者占卜之法聖人以至公無私求之其求之之心
固已神矣則龜筮之神安得不應之如所謂官占
惟先救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其依龜筮協從之語可見後人以私意邪謀求之
款其應也難矣

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康節之

學推往知來蓋亦如此

雖微細事不可為皆當處置合宜

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無事心便澄然矣
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
所為之事合理否

讀書所以不見德崇業廣者只是講說不曾實行如
講學而時習章便能學而時習否讀其為人孝
弟章便能孝弟否讀顏子問仁章便能非禮勿視
聽言動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講說耳

看得為學無別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

是
係
恐
高
別
一
季

心不
下本
為別
條與
是

言書錄卷四

句便有蓋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
皆天理事不妄為事事皆天理
因無窮盡故無方體若有窮盡則有方體矣
九卦六爻以初二三四五六為主以所值九六之爻
為客所謂周流六虛者也
卦爻六位皆虛隨所值奇偶居之
天下無獨必有對河圖卦畫可見
迹履之所出也而迹豈履卦書道之所出也而書豈
迹履之所出也而迹豈履卦書道之所出也而書豈
迹履之所出也而迹豈履卦書道之所出也而書豈

道哉

能成雨也

雲濃則成雨氣濃則生物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遇惡揚善非剛明者不能故于太有言之內剛外明
本有也

人不能進只是惑惑者見理未透而心有所疑也
疑故欲進不進學至不惑則理明而無疑其進自
不能止矣

雷電風雲雨露霜雪之類皆氣聚而有聲有形既散
則無迹矣神矣夫

細看天地萬物皆氣聚而成形有聚必有散雖散有

言書錄卷四

大小遲速之不同其散一也

謹守下學自能上達

看聖門教法只是有序無序便差

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內剛外和決小人之道

決小人當先自脩不可專尚剛強夫曰告自邑不利

即戒利有攸往

內健則有必去之志外說則無悻悻之色決小人之

善道也

取與是一大節其義不可不明

理氣雖不可分先後然氣之所以如是者則理之所為也

只是合當如是便是理

聖人之言雖零碎說而合轆起來則皆貫于一諸子

之書亦無嘉言但欲一一合轆為一則有不通者

失

理直是難說謂無形則須有理謂有理則又無形惟

大點識之可也

理直要心得難以言語形容之

五性之用知最先如開眼作事便要見是非豈不是

知在先

理氣不可分先後只于太極圖可見

太極動而生陽雖自動處說起而其根却自靜中來

如天之四時貞下起元是也然靜又根于動動又

根于靜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後如太極動而生陽動前

便是靜靜便是氣豈可說理先而氣後也

此圖中一小圈即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是右邊

陰為之根靜而生陰是左邊陽為之根方其動也

則太極附動而行方其靜也則太極依靜而立陰

陽相根理氣混合元無間斷先後

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山之象一陽剛也石也二陰柔

也土也觀之山可見

心一收而萬理咸至至非自外來也蓋常在是而心

存有以識其妙耳心一放而萬理皆失失非向外

馳也蓋雖在是而心亡無以察其妙耳

如手足耳目口鼻之類皆人也其理則道也須是于

手足之類事事操持其理斯存所謂人能弘道也

若手足之類不加操持則理豈能自存哉此道不

能弘人也

古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蓋道妙莫測靡
有攸定惟敬則能凝聚得此理常在如心敬則凝
聚得德在心上貌敬則凝聚得德在貌上以至耳
目口鼻之類無不皆然或有不敬則心君放逸而
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廢雖曰有人之形其實
塊然血氣之軀與物無以異矣此敬之一字乃聚
德之本而為踐形盡性之要也與
周子太極圖朱子之解以心契心者也熟讀精思二
三十年庶得其肯綮之妙殆非淺近之功所得
而窺測也余見說太極者多矣苟非實得真說夢

耳

朱子曰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疑
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
聚散言也
理既無形安得有盡理如月氣如水或一海水或一
江水或一溪水或一沼水或一鍾水或一盂水水
雖不同莫不各得一月之光或一海水盡或一江
水盡或一溪水盡或一沼水盡或一盂水盡時各水之
月光雖不可見而月之本體則常存初不與水俱
盡也以是觀之則氣有聚散而理無聚散也又可

古語錄卷四

見矣

易有太極言氣以原理太極動而生陽言理以及氣有形者可以聚散言無形者不可以聚散言後人開口論性天道而其理益隱矣近世儒者割裂經史子集百家之說區別門類綴集成書務欲包括古今問目以為決科之利使後學轉相剽竊但資僥倖利達而無以資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

為科目而著書者皆非為己之學也聖賢專以為己之學教人而猶有為人者况以科舉為人之學教

人乎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近見性與天道誠有不可得而聞者一部論語聖人所教人者率多孝弟忠信仁義之道至于性天道僅見于子貢之語而夫子之語則終未之及也後之學者開口即論性天道之微竟不知實于此理為何如俗儒不知教人之本或為誦語之類使學者誦習余文為說書應答之用其壞人才也甚矣諸子百家皆有可取之言但欲句句求實用則有不

通者矣故曰致遠恐泥

聖賢之言統體純粹而不雜諸子之言雜駁中亦有純粹者取即焉可也

江邊石雖無寸土而草木生之尤可見剛陽之氣無物有大于理者天地雖大亦一物耳誠知此理有登太山而小天下之氣象

讀朱子語錄雜書斷不若讀其手筆之書後儒纂集雜說語錄附諸經書條下有語同而數處皆見者幾于曰若稽古三萬言矣

各經四書註脚之註脚太繁多竊謂不若專讀各經

四書原文傳註熟之又熟之以待自得之可也小註脚太繁多不惟有與經註矛盾處亦以起學者望洋之歎

學者於正經傳註尚不能精熟即泛觀小註中諸儒之說愈生支節而莫知其本若傳註精熟之餘有餘力而參看之可也

外慕者皆不知其味也知理之大則知萬物之小形而上者無窮也天地間無別事只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已大極圖右半陰中之陽即程子所謂靜中有物乃十

月純坤中之陽也

理一分殊開眼便見

理雖微妙難知實不外乎天地陰陽五行萬物與夫

人倫日用之常善觀者於此默識焉則其體洞然

矣

耳順非特聞人言語為擊入心通雖風雷禽鳥一切

有聲之物接於耳者無不悟其妙也張子喜聞驢

鳴之意亦如此

觸目皆物物識其理所謂眼底無全牛也

要當於有形處默識無形之理所謂費而隱也

物格知至則識太極矣

孔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是知言行之至小者

皆當謹信而不可忽令人日用言行將謂小事都

不謹信此德業所以不廣崇也

聖人太公無我真天地之氣象後人區區小智自私

晝夜圖為無非一身供歛之計宜其氣象之卑陋

也

實當脩其在己名無恤其在外

己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己有善人毀之不足怒

靜思善皆己分之當為初與人一毫無與若纔為善

即有求名之心乃人欲而非天理矣
在外者皆不可必在己者皆所當求
太極反之於身精而約者也
太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
之間後人論太極即作高遠不可究詰之理求之
去道遠矣
只於身心口鼻耳目手足動靜應事接物至近至小
處看太極七分不必專論於千古之上六合之
外也然近者小者既盡則遠者大者可默識而一
以貫之矣

太極乃至精至約之理全之者聖脩之者賢
伏羲觀象以畫卦周子原理以作圖其義一也
疾思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
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聞惡遽怒先自林撓
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况傷於急暴而有過中
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念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
不行皆當深味
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觀聖人之去小人皆從容自在若無事者所謂可怒
在彼已何與焉者也

觀太極圖得一靜字為處事之本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後事於主敬者斯得太極之妙

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耳他人聞聖人之言

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理而踐其

實故曰亦足以發

不為耳目口鼻所役覺得心常泰然

營隨時而出蟲應節而鳴無非教也

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者其太極

如崖石上草木豈有種皆氣化而生也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勿敢折獄上山下火火

為山揜明不燭遠故有此象

天地之初總是氣化今則氣化形化並行而不息

天地之初人物無種純是氣化自今人物有種之後則

形化雖盛而氣化亦未嘗息自今觀之人與禽獸

五穀之類凡有種者皆形化至若昆蟲草木之類

無種而生者尚多試以一片白地驗之雖掘至泉

壤暴晒焚燒其土俾草木之遺種根蘖皆盡然一

得雨露滋澤風日吹暄則草木復生其處此非氣

化而何，又若腐草為螢，朽木為蠹，濕氣生蟲，水氣生魚之類，無非氣化也。或謂形化盛而氣化消者，竊以為不然。

石壁上草木最可見，生物自虛中來，羣中則實氣是也。知此，直使人有手舞足蹈之喜。一切有形之物皆呈露出無形之理，來所謂無非至教也。

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讀書只當以正文傳註為本，正文傳註已通析，尚有

可疑者乃可參考語錄諸說，竊見傳註之外皆有諸儒小註經文，不過數語，而小註乃至數千百言。其實學者不但不能周覽，并經文傳註亦不能精矣。若有大聖賢作必重加芟削矣。

人果能誠心求道，雖五經四書正文中亦自有入處。若無誠心向此，雖經書一章反復以數萬言釋之，人亦不能有得也。

二程因遺經而得不傳之遺緒，今之傳註可謂發揮詳且明矣。而學者莫肯盡心，其間何邪？識高則量大，氣盛則聲宏。

聖賢教人皆略啓其端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如夫子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程子曰易傳只說得七八分待人自去體究朱子釋顏樂章曰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如此之類甚多聖賢之心非不欲一言而使學者盡得其義其實道體深妙有非一言所能盡者而言之輕適足以使聽之者易彼必不能深思而自得也故必略啓其端使彼深思而自得之則守之固而不忘矣後之人有於聖賢引而不發者極論其底蘊使學者一見之頃即謂吾已盡領其妙而不復致

思其實不能真得于心而徒增口語之譁耳以是知聖賢立教為慮甚遠而有益於學者甚大易書春秋誠有不可強通者只當缺其疑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易書春秋以數千年簡編之傳寫豈無一言半句之磨錯必欲字字釋其義難矣不若守朱子讀書之法通其可通者缺其不可通者密汝言和汝氣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

薛收問仁，文中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五常之本也。問道，五常之一也。

自有天地，即有聖人之教。西方之學果是邪，伏羲神農黃帝亦舜三代之世，又何為不出邪果？非邪何其既出而好之者眾？邪西方之學未出而天下之治靡所缺，既盛而前代之治有所忽，其殆有所乘而至邪？抑氣化消息邪正相勝而然邪？余皆不知其故也。

三教之說其來久矣，使教有三則天地之化亦有三矣。

觀奇偶則知邪正，有迭勝之理。扶陽抑陰，距邪闕正，非聖賢吾誰望邪？

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一不本而世以三教並稱，則是天之生物亦有三本邪？

夷那夷音夷，行人皆知惡之，而有不惡者何邪？脩己治人，始終條理，詳備者無如大學。他書非無備已，治人之法，但散處而難得其要，得其要者大學也。

人心皆有所安，有所不安。安者義理也，不安者人欲也。然私意勝而不能自克，則以不安者為安矣。

大學全體大用之書也。自夫... 大學文簡而包括無窮... 大學三綱領一條目於千聖之書無不括盡... 論治而不本於大學非所謂治也... 大學一條自功夫一節不可缺... 大學之道其至矣乎不行于世也久矣... 有大學之工夫則有王佐之事業... 大學乃諸書之括例... 不觀諸陰陽乎其他皆以漸而不驟人之處事如是則鮮失矣

經傳究竟而不可言者所謂密也
理非利口辨舌者所能知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者識之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唐虞百揆之職揆之一字最有深意政事可止可行
莫不揆度其宜可則行否則止此所以政出於一
而下無廢事也
患知人之不明不患大臣之竊柄蓋知人則所任者
必君子何竊柄之患不知人則雖防忌大臣亦使
預事而左右竊柄者必有人矣觀之後漢可見

舍大學之道而欲復三代之治未之有也漢唐宋之
治所以為簡而不能復三代之隆者皆不能盡本
學之道耳

唐太宗款興禮樂可謂不度德者也

或謂誠得大儒佐漢祖以禮樂為治其效當不止如
叔孫通制禮之小竊謂漢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
詩書治家則以私昵為治則以雜霸於人倫之序
與和者蔑如也使有大儒生其時果能變其已成
之氣習致君德如三代之隆邪不然則亦無如禮
樂何也

太極者萬理之總名

三綱五常禮樂之本萬事之原

聖人論治有本有末正心脩身其本也建置立法其
末也

理極難說太抵神妙不測不問遠近幽深大小精粗
無乎不在

可見者是氣氣之所以然便是理理雖不離氣而獨
立亦不離氣而無別

看來理氣一齊皆具而無一物能外之者
氣則萬變不齊理則一定不易

天地生人物，不是施安排箇理來與他蓋合下便已。都定了，無添無減，無多無少，萬古只如是。有此理，便有此物；有此物，便有此理。元不相離。以勢利交者安得終離？易之卦爻象數皆是天生的。為君所委任者當以誠報，不可一事欺之。易從至微以到至著。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畫前之易，冲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昭然已具也。

挺特自守者必君子，攀援附和者必小人。太極圖義理精而約，該而備。太極中無一物，人能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百姓日用而不知，皆為氣所隔昏蔽之極，殆與物無異。理明而觀衆論之得失，了然無毫髮欠缺，無瞬息間斷，此理真不得而名，故夫子取無聲無臭以形容之。若以物喻之，即滯於形器矣，不可以下方所求。

心存則因器以識道

看來學者不止應事處有差只小小言動之間差者多矣

釋氏極論道妙而以金玉珍寶奇怪之物修言之何

邪

聖人之心如天物有違忤者終無私怒也釋氏極言

其神妙無方慈悲忍辱至於一有毀謗其書不尊

其教者即報之以種種之罪又何量之小而心之

伎邪

太極圖一以貫之

何上一有其字恐是

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吾道一以貫之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讀之千古可見其心老莊之言

卑邪艱阻使讀者不可摸擬此其所以為異端也

聖人之心天地之理只是直

聖人聞人毀已譽已元不少動如浮雲一過而太虛

湛然

教人之法至程朱而復明教人不以小學太學為學

不由小學太學皆非教非學也

余少年學詩學字錯用工夫多早移向此庶幾萬一

治病不求其本除弊不自其源難也已

讀書卷四

子產鑄刑書於門，向譏之，此有深意。

觀孔門諸弟子之言，從容和毅，皆彷彿夫子之氣象。

乃聖教涵煦而然也。

不以禮制心，其欲無涯。

心無所止，則一日之間，四方上下安往而不至？

衣食之類，本為養生之具，不可缺者，故聖人為治，必

開衣食之源，以厚民生，但衣食飽暖足矣。若過求

華麗之衣，欲以是誇人，而有道者無足觀也。必欲

極口腹之欲，養小以失大，君子不為也。是則衣食

取足者，天理之公，過為華侈者，人欲之私。君子謹

之。

釋老之高，只是無欲無欲而滅絕倫理，故曰高而無

實。

後人只為多欲，故為異端，所小若能如聖人之無欲，

而常伸於萬物之上，彼身溥而小之。

君子法乾之健，只無私便不息，有私則息矣。

讀書錄卷之五
天賦中職之制
君子法之
以厚德載物
水洊至
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相續不已
有恒久之意故君子以常德行相沓而來有重複之意故君子以習教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
不惡而嚴
天高去而不留
山卑下而常止
有懸絕不相及之勢
君子猶天也
小人猶地也
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近故取此象

讀書錄卷之五

易木象

重坤相因其勢極厚君子法之以厚德載物

水洊至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水相續不已有恒久之意故君子以常德行相沓而來有重複之意故君子以習教事

君子以習教事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

不惡而嚴天高去而不留山卑下而常止有懸絕不相及之勢君子猶天也

小人猶地也君子以莊敬自持則小人自不能

近故取此象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火照有明
 意山靜有慎意火去又有不留之意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萃聚也人聚既
 衆易故變故除戎器以備不虞
 地暗火明明出於暗為晉君子觀其象以去暗即明
 故曰以自昭明德
 雷出地中其聲大而氣和暢故樂之聲音和暢象之
 至自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靜以養微陽聖人
 贊化育之一端

雲雷參錯震迅乃天地屯難之時君子觀其象宜經

論以濟時難

震動坎險時之未通君子宜不逞安處以濟其屯
 火雷噬嗑火明雷震先主明罰取火之意勅法取雷
 之意
 以茂對時育萬物皆實理也故取法於無妄
 外晦則氣象含蓄內明則文理密察蒞象之道也
 既濟乃已盛而有將衰之兆故當思患而豫防之
 剛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明相因而不息大人緝熙光明以照臨天下也
 澤沒火則火滅火燥澤則澤涸相革之義也

四時寒暑迭相更革故治曆明時取革之義
類族辨物各別其所同也

臨下之道無過于教思無窮保民無疆

山下有澤澤匯山減乃損之義人所當損者莫過于

忿怒嗜慾也

麗澤有互相浸灌之義誦習有互相滋潤之益

上天下澤其分甚明辨上下定民志法之

鼎器所處安重故能受所載之實君子居位法鼎器

之安重故能凝聚十天之命靜則聚動則散故正

徑是以凝命

木上有水井其出無窮君子勞民勸相亦無倦

天之不息以剛君子法天之不息亦以剛

地厚無水不容故為師君子法之亦當無物不容也

天下有風鼓物無不周徧誥命施四方法之

隨風巽風有漸次柔人之義君子法其象亦當丁寧

其命於再三以行事則入人深而人易從矣

雷相沓而至聲可畏無甚于此故君子以恐懼脩省

艮內外皆止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

木自地出為升君子法升之象順積其德自下以至

大

澤性潤下山體中虛內能受外也君子亦當虛中無

我以受天下之善

天氣也山形也以形畜氣所畜至大君子法之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上有木為漸長之義君子居賢德善俗亦當以漸

而不可驟

風行地上無不周徧先王省方觀民設教亦無不周

徧

物之相比莫過水與地故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取其

也一作他恐是

君子之顯晦屈伸隨時而已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

人不得以祿榮之

過恭過哀過儉皆過之小者也

上安由下厚故利上厚下以安宅

山下出泉雖蒙昧而有可行之理山上有水則窒礙

而有難行之勢故君子觀蒙之象則當果行育德

觀蹇之象則當反身脩德果行水之義育德山之

義

天上水下天左水右二者相違而為訟君子觀其象

作事謀始則訟端絕

止下疑
脫之字

君子議獄緩死出于中心之實故取中孚之義
 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益之大者
 雷入澤中擊向聞寂嚮晦入冥息取其義
 山下有火責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庶政取火
 之義無敢折獄取止義山下有火明不能燭遠故
 其象如此
 制度數議德行節之義
 中孚全體則中虛二體則中實中虛如心之無物中
 實如心之有理
 火上水下各行其性而不相資故君子觀其象以慎

辨物居方辨物謂水火二物居方謂火上水下凡
 物皆然

風行水上渙散之義享帝立廟所以合其渙
 山本高地本下高而能下謙之義
 遏惡揚善非內剛外明者不能故大有象之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振作其民取風憲養
 育其德取山義
 淳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祿取澤
 下之義居德則忌取乾健之義
 慎言語養德之大節飲食養生之大

雷雨作解赦過宥罪取解散之義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同者秉彛之自然異者

制行之當然

君子需時飲食宴樂以需之

隨日入之晦而宴息隨之大者

只六十四卦之名儘有義理以言者尚其辭此亦可

見

機不可長散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此意近老

子之術

陽根陰陰根陽而太極之理無不在焉程子所謂易

變易也變易以從道也道者何太極之謂也

天地之化一過而不留聖人之心一應而無迹

金剛經只欲說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者為幻迹此

所以偏於空虛也聖人則道器合言所以皆實

立法當審度時宜後世論者多欲復肉刑此不度時

宜者也唐虞三代風氣淳教養倫犯者至少故肉

刑可施後世風氣日漓他事皆與古異獨欲復此

法殆有屢賤踊貴之譏矣

先儒謂肉刑于今死刑中取之亦足以寬民之死

太極圖右邊黑中之白白畫即為陽派自右而左也

取一作施

左邊白中之黑黑盡即為陰非自左而右也但假
象以顯義姑以黑白分左右耳
靜中之動亦自此起動中之靜亦自此起非有二也
聖人之心廓然太公與化無累異端必求一起出陰
陽之外不生不滅之說有是理乎
聖人太公至正之道開眼即見萬世無弊
雨亦有就隨處雲氣蒸騰而成者亦有自他方雲氣
風雷挾持而至者雖有遠近不同及雲氣布濩周
匝則無間矣
想韓文公敬太顛只是被他說着已病故為其所動

韓公不能忘情富貴而太顛以物外清虛曠蕩之
說格之此公之所以為其動也
為學以四書為本
四書五經周程張朱之書道統正傳會此而他學非
學也

漢唐以來正教與異學並行而學者莫知所宗自宋
諸君子表章四書五經而發揮之如日月光天而
燭火自息有志之士宜熟讀精思而力行之庶不
負先正之教云
四書滿天下真知實踐者蓋有之矣吾不得而識其

人也

書求精一之旨，詩求思無邪之旨，禮求敬樂求和，春秋求是非，易求象占義理，皆體於身心，則有實用矣。

惟無欲最高，有欲則低矣。

伊傳周召佐王行道，其功大矣，而彼不自為大也。如

有自大之心，則非伊傳周召矣。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分定，故也。

天地日月風雷雲雨金木水火山澤八卦之象，健順

麗明險陷止動說入八卦之德。

無為字

一有下

何謂
一有其
自便
四字

揚子法言意實淺而飾以短澁奇古之詞，何邪？

聖人雖澤及四海，功被萬世，而無一毫自滿之意，釋

氏動輒言其功德無量，何邪？

擊香色味觸佛書，所謂五欲，世人之所貪，彼欲滅絕

者也。及其論擊香色味之盛，又極人世之所無者，

而誇耀之，何邪？

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千熟萬熟，時一言一白

之理自然與心融會為一，斯有所得矣。

象山謂人讀書為義外工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

若如其說，未有不流於禪者。

太極是易之精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無限事
是易之蘊

下民雖所稟之性皆同而其實拘於氣質愚昧無知者
多傳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
暴而民從之使皆有知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如異
端怪誕之說分明理所無者而民皆靡然信從之可
見其無知也

好異端者天資高則淪於空虛氣稟下則惑於罪福
要見道只在存心存心則觸處與道相值心不存則
雖至近者亦莫識其為道矣
程子釋中庸為飛魚躍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

意同活潑潑地存心之謂也
萬事猶可力為只此理非力所及

理如物心如鏡鏡明則物無遁形心明則理無蔽迹
昏則反是

惟心明則映得理見

道雖未嘗遠人心有斯須不存則人自遠道矣

釋子以罪福誘人豈是公道

釋子不問賢愚善惡只順己者便是

一片實理徹上徹下萬古完具而有生之類自不能

外

理如日光氣如飛鳥理乘氣機而動如日光載鳥背而飛鳥飛而日光雖不離其背實未嘗與之俱往而有間斷之處亦猶氣動而理雖未嘗與之暫離實未嘗與之俱盡而有滅息之時氣有聚散理無聚散于此可見
一理古今完具而萬物各得其一二
理如日月之光小大之物各得其光之一分物在則光在物物盡則光在光
消息者氣而所以消息者理
聖人所以不矜者只為道理是天下古今人物公共

聖人以
下為
別條

無也
子

之理非已者之私故不矜
論語一書聖人多就事言而理在中其蒼問仁處亦只以求仁之方為仁之資告諸子至於仁之理則未嘗及也此所謂無迹也歟
論理而不及事末流為虛無之弊聖人多教人以下學人事
古者詩書禮樂多就事上教人而窮理亦就物上窮究故所學精粗本末兼該而無弊後世或論理太高學者踐履未盡粗近而議論已極精深故未免有弊也

君子借老其辭令苦微婉略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
詩人之忠厚而學者翫此亦可以進德矣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下已有涵養之功
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能薄淺
露者雖其人無涵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
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清之頻數則必濁凡
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歛襟正坐澄定此心
少時再從事于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思索太勞而不節暴其氣也

顏子于聖人之言無所不說正與不遠如愚互相發
事來不問大小即當揆之以義
萬物本諸天萬事本諸心
氣昏物誘者性之害識明理勝者學之功
三代之治本諸道漢唐之治詳于法
教不以道則非教學不以道則非學

古之學也一後之學也支

公于已者能公于人私諸人者由私諸已

周程張朱有大功于天下萬世不可勝言於千餘年
俗學異端淆亂駁雜中別撥出四書來表章發明

遂使聖學晦而復明大道絕而復續粲然各為全
書流布四海而俗學異端之說自不得以干正其
功大矣

心不錯即諸事不錯矣

法言澁而晦中說暢而淺

思天理則心廣而明思人欲則心狹而暗

中說勝法言

聖賢之書其中必有體要如明德為大學之體要誠
為中庸之體要仁為論語之體要性善為孟子之
體要以至五經各有體要體要者何一理而足以

該萬殊也苟揚諸子之書詞亦奇矣論亦博矣其
中果有體要如聖賢之書乎不然則偏駁支離而
已矣

文中子論治道固多條暢只是碎細若聖人論治道

則自源祖流本末兼舉不若是之碎細也

語人以所及者當語人以所不及者安

默觀太極圖與已一一契合

五經四書之外義理之精妙者無過太極圖切要者
無過西銘太史公謂儒家者流博而寡要非寡要
也雖有要而人自不知也要者何一之外無餘言

一本分
太史公
以下為
別條恐
是

有者
下一

也 觀衆水之流當知其一流觀萬物之生當知其一本
觀群聖之言當知其一理
宋以前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實過其名魯齋其人也
須彌納芥子以形言芥子納須彌以理言
程子挈敬之一辭示萬世為學之要
程子之主敬周子之無欲皆為學之至要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
勿失循之勿遺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

兩可
一有不
比三
與下一
有之字

用力處雖多亦莫以為
理無影就事可默識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是高處
不善之端豈待應物而後見邪如靜中一念之刻即
非仁一念之貪即非義一念之慢即非禮一念之
詐即非智此君子貴乎慎獨也
程子曰人之於程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得此
一證則此理萬古常存而可知矣
理為主氣為客客有往來皆主之所為而主則不與
俱往

讀書錄卷五

元亨利貞天之命也仁義禮智人之性也四者惟人
與天合而得其全就人中細分之又有氣質清濁
通塞之不齊有全之全者有全之半者有全之少
者有皆不能全者其品蓋不能勝計也至於物則
拘於氣質愈不能全矣如木得仁之性火得禮之
性金得義之性水得智之性皆不能相通也蜂蟻
得義之性雉鳩得智之性虎狼得仁之性豺獾得
禮之性亦不能盡推也是則同者生理之一源異
者氣質之萬殊
仁之性物得者尤多如牛呼犢而鳴鳥護子而翔雞

護雛而啄犬護子而噬皆慈愛之發于自然也但
為形氣所拘於此一端畧能發見他則不能類推
矣

天將陰而穴居者先知如蟻出而鶴鳴於垤是也
以此見物物各有一性

至微之物尤可見其性識之靈常看蟻出穴者雖行
百步之遠一往一返行列不亂而又不迷失故穴
非其性識之靈能若是邪

飛潛動之物皆有知有性植物則無知而有性
性之本體未感物時渾是善到感物而動之初則有

善有不善周子所謂幾也
 衆蟻得一物合力舉之以歸其穴謂之無知不可
 仁義禮智之謂性率性而行之謂道行道而有得于
 心之謂德全是德而真實無妄之謂誠
 無欲如至清之水秋毫必見有欲如至濁之水雖山
 岳之大亦莫能鑑矣
 人欲盡而天理見如水至清而寶珠露人欲深而天
 理昏如水至濁而寶珠暗此先儒之成說但先儒
 以氣稟言其以人欲言
 天至賦而有義主家雖貧甚而不去亦可見性無不

某作

在也

鳥逮天未陰雨而網繆牖戶亦其智之一端
 鳥性巧如燕作巢之類可見
 爪觚之類以竹木引之皆纏附而上又似有心者蓋
 主宰乎是者乃其心也
 鴻鴈之避寒暑鷄鳩之避風皆其智之一端
 鳥獸皆知寒煖饑渴牝牡利害之情而不知禮義之
 當然乃其氣體昏塞之甚而不能通也晦菴朱子
 所謂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仁義禮智之
 粹然者人與物異正謂此耳

朱熹天字之誤

今人開口論治道殊不知治道之大不出乎本學一書

孔子教人說下學處極多說上達處極少至宋諸老先生多將本源盡以示人亦時不得不然耳

如者植物亦似有心但主宰乎是使之展葉開花結實者即其心也

聖人教人以正容謹節即是持敬之道如告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之類可見

程子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可見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

仁義禮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為性也道只是循此性而行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道也德即是行此道而有得于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德也誠即是性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誠也命即是性之所從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命也忠即盡是性於心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忠也恕即推是性於人非性之外別有一理為恕也然則性者萬理之統宗歟理之名雖有萬殊其實不過一性

省察之功不可一時而或怠詩曰夙夜匪懈其斯之

謂與
一而無二

內外合一性與理無二致

太極中無一物外物于吾何有

老子多藏必厚亡之言極善

老子曰身與貨孰多身一而已矣世有迷貨喪軀者

何其愚之甚邪

天誠可畏近而吾心吾身密室顯地無非天也敢不

畏乎

人為不善者將以欺天而天不可欺將以欺人而人

不可欺者若不為之愈也

性一也本然之性純以理言氣質之性兼理氣言其

實則一也故曰二之則不是

程子曰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萬變不齊者皆氣之所為而理則自若也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此理為氣所挾持或善或惡至於萬變之不齊而其

體則一也

性譬如下源水引去清渠中則水亦清亦猶氣清而

性亦明也引去濁渠中則水亦濁亦猶氣昏而性

亦昏也。是則水有清濁者，渠使之然。而水則本清。性有昏明者，氣使之然。而性則本明。此先儒之說。會特述以明己意耳。

凡待人當盡其忠，而不可以欺人。我一至欺人，實所以自欺也。

理本齊，而氣不齊。

氣強理弱，故昏明善惡皆隨氣之所為。而理有不得制焉。至或理有時而發見，隨復為氣所掩，終不能長久開通。所謂為學者，正欲變此不美之氣質，使理常發見流行耳。然非加倍之功，亦莫能致也。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此新而舊益，亦不難而致。

敬字一字無欺字，乃學者至要。至要余近日甚覺敬

與無欺之力。

此理經宋儒大加發揮之後，粲爛明白，真所謂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惡亦是性，只是性翻轉了，便為惡。非性之外別有一

物為惡也。如陰符經五賊之說，可見天理即是

略有與人計較短長意，即是相滓消融未盡。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見氣強而理弱。

氣自是新者，非既散之氣復為方生之氣也。程子論

呼吸亦如此

夫之載無聲無臭復何言哉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蓋當體皆具亦無至亦無速

理只為氣所隔蔽故不明去其蔽隔則天理明矣

至大之惡由於一念之不善

君子惟義是守命有所不恤也

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掃却浮雲而太虛自清徹去蔽障而天理自著

世人信占卜小術以為已有富貴之命一切不備不

事恣縱妄為偃然僥倖所獲蓋有不遂所歆而反

明
二
之

懼咎者多矣命其果可恃乎惟君子則不然凡百
恐懼脩省惟義是守而貧賤富貴一聽於自然命
蓋有所不計也

星命家最悞人君子得吉卜固若常事而不廢其脩

省之功小人得吉卜則曰吾命素定矣雖為不義

之事可無傷也恃此而取敗者多矣

命雖在天而制命實在已有人于此以星命家言之

謂其有永年之壽矣然入水即溺入火即焦所謂

永年者不可恃也不入水火即不焦溺豈非命雖

在天而制命在已乎

又如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生之事皆不敢為則其壽固可延永矣又如素強壯乃恃其強恣意傷生之事則其禍可立待也此又豈非命雖在天而制命在己歟

程子曰脩養之孔手為國之祈天亦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至此則有此效驗信哉斯言也

觀無逸耽樂之戒則祈天亦命者誠有在程子曰吾以狗豕傷生為深耻學者體此則可以保身矣

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即入於權

謀術歟矣

為善須表裏渾徹方是真實為善有纖毫私意夾雜其間即非真為善矣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于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歆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君子行義以俟命小人恃命以忘義

天道福善禍淫昭然可驗間有不然者幸不幸耳敬是方做工夫誠是已成就處

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纔磨則塵垢去而光彩發心纔

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讀書錄卷之五

讀書錄卷之六

後曰入學 李一松 何文孟 李山濬 何文彬 李深 校刊

謝良佐 李寵章 易世習 李本威

曾天淳 李時開 李開泰 何所蘊

天易道充 劉元兆 袁文光 曾一貫

天管天璜 丘循卿 何一勁 舒容

王守經 劉元吉 謝可襄 宋邦柱

讀陰符經雜言

伊川程子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

讀書錄卷之六

窺天道之未至者也間閱其書而錄所得之語

如左

上篇

經曰天道天行五賊天性人心一也天道者元亨利
貞天行者春夏秋冬五賊者仁義禮智信天性者
即天道天行五賊之德具于人心者也人心萃理
氣之靈有作為運用之妙觀天道執天行見五賊
而施行於天囊括宇宙而造化在我皆由此心而
已故曰人心機也機之一字又陰符經之至要至
要者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總結上兩

節而言

機發太過而變怪見機發得宜而萬化定理欲之謂

性有巧拙以氣質之稟清濁而言清者巧而濁者拙

巧者識其機而能伏藏拙者昧其機而不能伏藏

能伏藏者九竅之邪不能動其中也不能伏藏者

九竅之邪皆得以汨其天也九竅之中有三要耳

目口是也巧者於三要動靜皆不失其宜而能伏

藏拙者誠能變拙為巧而能致力於視聽言之間

使皆一出于正則餘邪悉皆退聽而亦可以收伏
藏之效矣火生于木禍發必剋姦生于國時動必
潰機之過也知之脩煉謂之聖人機之宜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陰陽生殺消息盈虧理之自然
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
人物乃安盜得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順其理而萬
物安矣盜失其宜則生也殺也皆逆其理而萬物
病矣食其時則百骸理人能利天地自然之利則

一身得其養矣動其機則萬化安人能合天地自
然之機則萬化得其宜矣
人知其神之神者貴於耳而好聞其異也不知其不
神之所以神者習于目而不察其理也
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五盜之謂也
聖功生神明出知化窮神之事也
盜機在人而莫能見莫能知者蔽於氣稟之偏也君
子善用之而逢昌小人不善用之而罹殃微矣深
矣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致一也用師十倍其
 效也三返晝夜致一之精也用師萬倍其效也
 心生於物物誘也心死于物物化也物化物誘其機
 皆在于目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天之無思而大
 思生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無思之謂也
 至樂順理故其性廣大而有餘至淨無染故其性廉
 潔而無私生死思害陰陽相根理之自然
 陰符經雜言終
 天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獲福

宜也小人之獲福幸也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惟貴乎時君子之處世亦
 曰時而已矣
 位與時學易者宜深體之
 理無窮而氣亦無窮但理無改變而氣有消息如温
 熱涼寒氣也所以温熱涼寒理也温盡熱生熱盡
 涼生涼盡寒生寒盡温復生循環不已氣有消息
 入而理則常主消息而不與之消息也氣有聚散理
 無聚散于此又可見
 人有矜伐者亦勞矣

無形皆是道有形皆是氣氣形而下者也道形而上者也

人只于身內求道殊不知身外皆道渾合無間初無內外也

不可將身外地面作虛空看蓋身外無非真實之理與身內之理渾合無間也

程子所謂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正周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之氣象

聖人之心應物即休元不少動也其在彼物上彼此聖人應物雖以此理應之其實理只在彼物上彼此

元不移也

外慕者內不足

萬物各有定分已不得一毫侵預之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造化亦然

如此物未生時此理不是先此物已生時此理不是

後一以貫之

應事既已理依舊在此元不隨去

聖人治人不是將自己道理分散與人只是物各付物

知無極而太極者窮神之事也

只主於敬纔有卓立不然東倒西歪卒無可立之地
薛子宴坐水亭忽鬱然而雲興滃然而雨集冷然而
風生鏘然而蟲急羽者飛秀者植童者侍鱗者適
群物雜然而聲其聲形其色薛子窈然深思獨得
其所以為是聲與色者而中心悅

敬為百聖傳心之要凡見于書者尤詳程子發明其
所以為敬之義精矣

敬則卓然

敬則光明

繞到理處便難言滯于言則愈蔽孔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即無極
之妙

千古為學要法無過於敬敬則心有主而諸事可為
人為外物所動者只是淺

相業自本學經學中來者深自史學俗學中來者淺
要見古人之相業伊傳之書宜熟讀

後世非無救時之相只是規模淺相業有格心之學
則其規模宏遠矣

歷代世變固不可不考然當以明理為本
春秋謹嚴不止于謹華夷之辨字字謹嚴自句謹嚴

垂見以下恐別

相業以下一本為別條恐是

全篇謹嚴

春秋意在言表

春秋詞簡而旨微欲盡得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上難

矣

興師以正任帥得入告之大者

師卦辭最明興師擇將行賞用人之要備于師

興師之義既正又得夫入為之主帥在我者先勝矣

征伐其有不克乎

纔說理便無可言者

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

太極不可以動靜言然舍動靜便無太極

理是天地萬物之極至處更復何言

公則四通八達私則偏向一隅

書終于秦誓殆聖人之微意歟

書所載皆帝王經世之大法而終之以侯國之書豈

非衰世之意邪

孟子曰不下帶而道存焉舉目而皆物即物而道存

陳司敗謂孔子有黨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

之其氣象之大可想

程子謂人天資有量者雖江海之大皆有滿唯聖人

之量道也自無滿時近觀人素稱有量者不能不
滿益信程子之言矣

道大無窮盡無方體聖人體道無二其量無所不容
又安有滿時邪

此理真實無妄如天地日月風雲雨露草木昆蟲陰
陽五行萬物萬事皆有常形定則亘古今而不易
若非實理為之主則歲故而月不同矣

一理一切穿透又不黏帶其妙不可言

觀人之法只觀含蓄則淺深可見

人心公則如燭四方上下無所不照私則如燈只有

一面光不能徧照也

觀人之法聽言最先雖不能盡亦可得七八分

人有才而露只是淺深則不露方為一事即欲人知
淺之尤者

於泥塞流水人欲塞天理去其塞則沛然矣

人當天著眼自則不為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

俗之所敬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

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

君子雖頭為之執鞭可也

疑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當如是者，即是理。如春當溫，夏當熱，秋當涼，冬當寒，皆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義，夫婦當別，朋友當信，理也。不如是，則非理矣。推之萬物，莫不皆然。堯舜之心，萬古如見。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天地毀，則無以見聖人之心。道學明，而異論息，程朱之功也。本然氣質之性，具見於太極圖。天心豫，本於吾心豫。凡有形者，皆氣；無形者，皆理。

內外合一，無纖毫之間。惟時惟幾，聖人警戒之心。曷嘗有頃刻毫髮間斷。余直不欲妄答一人，前時妄管人，或終日不樂，或連日不樂。事少有處，置不得其宜，心即不快，必皆得宜，心乃快。然而足。萬物皆有精，日月五星為陰陽之精，聖賢為人之精，金玉為石之精，珠貝為水之精，文木為木之精，是皆得氣之清明秀異而成象成形者也。成主問史佚曰：何德而民親其上，史佚曰：使之以禮。

一以貫
之只為
釋同八
字一本
為別條

敬持
已以下
一為
別條

而故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此名言也
知止則有定不知止則心不定
理明則心安

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貫之一以貫
之只為理同
天之生物一本故一以貫之

聖人之心萬事之理絲毫無間故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觀太極圖可見
持已得一敬字接物得一謙字敬以持已謙以接人

可以寡過矣

愈收歛愈克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時然後言惟有德者能之

一只是性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一以心言貫以情言所謂心統性情者也

順理則心悅豫不順理則心阻戚

順理都無一事

順理則泰然行之無所窒礙不順理則鑿矣

理明後見天地萬物截然各安其分

私欲盡而心體無量

論語集注

虛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理明則心定，萬事定。
所惡有甚于死者，人皆有是心也。觀小學所載夏候
今女盧氏、竇氏二女之事，皆婦人女子非素閑于
禮教者，一旦臨利害之際，寧就殘毀危迫，糜軀之
禍而不肯易其節，非所惡有甚于死者能然乎？
字雖人制，而其理實出于天，如一而大為天，二而小
為地之類，可見。
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書其一也。
河圖數之始，字畫之原。

水火二字分明，乃坎三離三二卦順置之，可見
常使有已，則不隨俗而變。

韓文公文友忠而不返于退，面可以為百世之師矣。
舍而不求為忘，求之太過為助長，勿忘勿助長。

漢文帝嬖鄧通，武帝嬖韓嫣，哀帝嬖董賢，男色之溺
人也如此。

心定氣平，而身體之委和舒泰，不可言。

李牧守邊，每匈奴入，保不戰，如此數歲，一旦
出兵，大破匈奴，威震漠北。此正老子所謂大國以
下小國，則取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曰：欲上

下之
字衍之

民必以言下之歆先民必以身後之孫子所謂始
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古人用兵
之術大率類此
顏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
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歆罷不能是悅此理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了了見此理雖歆
後之之末由也已是不可熟此理理者何即天命
之性具于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
也
大本者太極之全體達道者太極之流行

太極之理中庸言之詳矣

太極者理之別名非有二也

太極即是理就太極上愈生議論去道愈遠

統體各具之太極非有二也

太極敦化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小德川流物物各具

一太極也合仁義禮智言之是統體一太極分仁

義禮智言之是各具一太極

後學不知太極即是性因見其名異駭而不敢求其

說太極道隱矣

四書通則太極之理不待講說而明矣

孔子言太極是指理言周子言無極是指此理無形而言

丙言深專不伐張安世謹慎周密皆可為人臣之法丙言為相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

清而有容乃不自見其清清而不能容是自有其清而心反為其所累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心者氣之靈而理之樞也

道理浩浩無窮惟心足以管之

萬化常然者理自如此是則其理本然無心行其法者蟲不得不鳴者理也不過用矣味其理而不味其法者吾思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可不戒

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公也聖賢之文乃道之精華聖賢之文自道中流出如江河之有源而條理貫通後人不知道而有意為文猶斷港絕潢之無本雖強加疏鑿終亦不能貫通為一真無用之贅言也陰陽變易而理常存所謂恒也而聖賢之文亦不

所以陰陽變易者同理之所為而理則一定而不易
所謂恒也然亦不始其此也其與由之變言也
人之所從不可不慎觀諸卦爻或吉或凶多源於所
從之文自山中然也其與由之變言也
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為愈何
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
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
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
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
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漢元帝因京房之言知石顯之奸而卒不能遠所謂
惡惡而不能去也

聖賢學性理學其本眾人學詞章學其末
取以為學者只為人固有之善或蔽於氣質物欲有
時而失故須學以復之及其既復則本分之外不
加毫末後人不知學其所固有而學文辭字畫之
類求工求奇徒弊精神于無用其失遠矣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外此便是世俗之學
孔子稱直史魚君子蘧伯玉二者君子必慎所
取焉

君子如王，反復觀之，溫潤瑩徹無瑕。

史稱韓信知高帝畏惡其能，乃知高帝欲去信之心久矣。雖無陳豨之事，殆必不免。

呂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稱帝畏惡其能，以畏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於左。右其計陳豨也。空國遠征，信留京師，帝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不知，而呂后自知之，故告變。一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斬之，不然信以蓋世之功為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飛語，不待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欲去信之心久而有密計也。

審矣

凡有條理明白者，皆謂之文。非特語言詞章之謂也。如天高地下，其分截然，而不易；山峙川流，其理秩然而不紊，此天地之文也。日月星辰之照耀，太虛雲物之斑布，草木之花葉，紋縷鳥獸之羽毛，綵色金玉珠璣之精粹，此又萬物之文也。以至三綱五常之道，古今照然而不昧，三千三百之禮，小大繁然而有章，此又人倫日用之文也。至於衣服器用之有等級，次第果蔬魚肉之有頓放，行列此又萬事之文也。推之天地之間，凡有條理明粲者，無往

而非文又豈特見於文辭言語者然後謂之文哉
愛流而為滯溺仁之過也
物物各具一太極一而二也萬物統體一太極二而
一也

程子論恭敬曰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蓋人能恭敬則
心肅容莊視明聽聰乃可以窮衆理之妙不敬則
志氣昏逸四體放肆雖粗淺之事尚茫然而不能
察况精微之事乎以是知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
廢而居敬又窮理之本也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厲

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
吉

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
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

先儒謂曹操之死干分香賣履細碎之事無不區處
獨不言禪代之事乃其奸計此固也然觀孫權稱
臣於操稱說天命之時操之群臣因是勸曹即真
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觀此一言已以
文王自處是以武王待其子也禪代之計蓋昭然
已露又豈臨死奸計所能揜哉

聖賢之言如法律條貫循之則安悖之則危其有不
然者幸不幸而已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
其事類也是皆物形雖異而理則同衆人見物形
之異聖人明物理之同

天地無二理古今無二道聖人無二心

道體本深遠難言故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唐虞三代之治皆自聖人一心推之無非順天理因
人心而立法也

莊子曰通于一而萬莫畢形容道體之言也

地一
作下

論萬事皆當以三綱五常為本

天地間至大者莫過于三綱五常之道帝王之為治
聖賢之為學皆不外乎是

觀史不可以成敗優劣人只當論其是非

學者之所講明踐履仕者之所表倡推明皆當以三
綱五常為本舍此則學非所學仕非所仕也

三綱五常之道根于天命而具于人心歷萬世如一
日循之則為順天理而治悖之則為逆天理而亂

自堯舜三代歷漢唐以至宋上下數千年蓋可考
其迹而驗其實也

温太真為劉琨奉檄將命江左其母崔固止之不能
得至絕裾而行于載之下他人念其母之情者猶
不覺感愴于心太真乃忍此而行其本心可謂死
矣後雖有功惜乎不能折其失也
取入當規大節大節者何三綱五常之道是也孟子
論陳仲子之事正謂大節既失小者無足觀也蓋
人之大節莫過于倫理譬兄離母大節失矣區區
小廉何足道哉
古之智士料事多中如羊祜告晉武帝曰取吳不必
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又曰若事了當有

所付授顧審其人正謂建儲一事也郭欽以戎狄
居內地非所宜不徒將有變故後來惠帝昏惠紀
綱頹弛戎狄亂華皆如二子所料其可謂智士矣
高敬莫詳于書但挈出其要以示學者則自宋儒始
性外無道率性即道也
學道固自聖賢之書而入苟徒散心章句之間而不
求實理之所存則亦無以有諸己矣
理真實無名既曰理夫復何言只是人物之所以然
者便是也
三綱五常之道日用而不可須臾舍猶布帛菽粟不

既以下
本為
別條

可一日而無也舍此他求則非所以為道矣
人之邪正必謹于所習習與正人居則正習與不正
人居則不正此前輩之至論萬世之明戒
便僻側媚小童最能順人志意使人不覺傾向幾至
心不能持自非明理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為所
移者以是知古人比頑童之訓其慮深矣
意纔有而便失其正不可不察
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偷惰而勝人故一有
頹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于卑汚之中而不
能振拔矣

自治之要寧過于剛不可過于柔顏子克己之功非

至剛不

敬則立怠則廢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蓋莊敬則志以
帥氣卓然有立為善壹壹不倦而不知老之將至
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懦無立既愒歲月悠悠無成
矣

古人衣冠偉博皆所以莊其外而肅其中後人服下
切簡便短窄之衣起居動靜惟務安適外無所嚴
內無所肅鮮不習而為輕佻浮薄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論王霸之分莫切于此

守約者為學之至要

守約則無事矣

守約者心自定

知言者書無不通理無不明之謂

所博者是則自得其要所博者非則不能守約矣

約者要也博而約一以貫之

守約則能泛應

學至於約則有得矣

道是總體義是支節道如水之源義則流而為支流者也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一所謂體用之源也

人心寬平則光明狹陰則幽暗光明者君子幽暗者小人

小人

天道人倫渾合無間

有我之私極難克貴乎明與剛而已

蟻蟻之微或誤戕之即瞿然心動乃知剛隱之端非

由外鑠也

行有不得皆當反之于已

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類大抵人之責人常重自責常輕故當以責人者責已

待人當寬而有節處已接物事上使下皆當以敬為主

卦之六爻皆陰陽自然之數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一月一陽生至四月六陽滿五月一陰生至十月六陰滿十一月又一陽生如日有十二時子時一陽生至巳時六陽滿午時一陰生至亥時六陰滿子時又陽生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運六爻無不包括故六爻添一爻亦不成造化減一爻亦不成

造化是皆陰陽自然之數聖人不過因而盡之耳

卦六畫之上固可倍之以至無窮要不若六畫彌綸天地之化約而盡

聖人治天下公而已

公王道私霸道

王者所存所行皆天理之公作者則假天理之名以濟已私耳

漢治分明是霸如高帝為義帝發喪乃其一端漢初諸將如英布韓彭猶悍馬虓虎常有跋扈屈強之氣非高祖莫能御也

漢祖御將之術皆以詐而不以誠

知一人之性，十人之性，百人之性，千萬億人之性，無不同也。知一物之性，十物之性，百物之性，千萬億物之性，無不同也。知人物古今之性，無不同，則心之全體大用，無不該貫，初無限量之可言矣。

漢初猶是戰國之餘習，觀其人才，可見周勃遣使迎

文帝于代，或曰諸將皆習詐用兵，此類可見。

在物曰性，在天曰天，天也，性也，一源也。故知性則知

天矣。

理無窮，故聖人立言亦無窮。

夫子以下一本為別條

孔子因道不行于當時，不得已而刪述六經，垂法萬

世。後之儒者乃有意于續經著書，其立心固不同

矣。夫子之心萬世如見。

漢初之將，築鰲中與之將，循謹

夫子之道德，匪言語所能盡。

太極本只是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不外乎人倫日用

之間。學者因見其立名之高，故以玄遠求之，誤矣。

接物大宜含弘，如行曠野而有展步之地，不然太狹

而無以自容矣。

人只見已然，而不可見未已然者，其形也未然者，其

幾也

慾有水意窒慾如止水

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杜詩之近理者也

氣化真實是一往而遂盡其來者乃方生之氣自十一月一陽生而為復至四月換盡六陰而為純陽之乾則已往之陰遂盡而方來之陰已生至五月成一陰而為姤至十月換盡六陽而為純陰之坤則已往之陽遂盡而方來之陽已生至十一月成一陽而又為復以是見天地之氣往者遂消而向盡來者方息而無窮初非已往之氣又為方來之

氣也程子以是辯釋氏之誕信矣

鼎九二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初六以非正求二二以剛中自守不與之合所以吉也君子能剛正自守不為小人甘媚而遂與之合亦猶是矣太極圖說不過反覆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健順五常之性蓋天人合一之道也

太極圖動而生陽是從動處說起動却自靜中來靜又自動中來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蒼景春太丈夫章讀之再三直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

快哉快哉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為安矣

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為正二五為中程子曰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于正也

震來虩虩呶言啞啞以安肆失之者衆矣

巖恭寅畏天命自度不敢荒寧乃無逸一書之要萬起萬滅而本體湛然有常者其心之謂歟沉靜詳密者能立事浮躁忽畧者反此

書稱舜濬哲文明蓋人深則明淺則暗

盛之極者衰之始天遇風也消之極者息之端地逢雷也一盛一衰一消一息氣化之自然也

惟精所以知之惟一所以行之精一是工夫之執厥中是功效

六爻之吉凶惟觀其所值之時位而已

孟子論王政大要不出乎教養二端

程子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其自本天極圖說中來圖說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謂之分則二者皆自性中來但順則為善不順則為惡耳

書雖古而道常新

天下無獨必有對河圖水與火對金與木對天與地對先天圖皆奇與偶對推之萬事萬物吉凶是非君子小人夷狄中國無無對者只是一陰一陽而已

不可以方所求不可以隱顯分

伎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心本寬大無邊一有己私則不勝其小矣

秦誓如有一个臣斷斷猗止寔能容之此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性理之書日益多亦理之自然也蓋理無窮盡故聖

賢之書亦無窮盡雖先聖賢發揮此理極其詳盡

及後聖賢有作亦必有繼往開來垂世立教之書

焉是皆理之自然不能已也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不

不言

聖賢之書所以然者密也

理無所不有如天地之初都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天地萬物自能生假使後世天地萬物一時俱盡而此理既常存又自能生萬物可謂萬物必待有種

而後能生乎

天地之道只是消息盈虛而已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不可偏廢

也

人臣得行其志全在有應苟無應雖聖賢亦未如之

何也已

程子易傳有無窮之義理知者鮮矣

率性之謂道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

九卦上三爻應下三爻下三爻應上三爻

巽卦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巽而能入也人之思索義

理亦必柔巽其志乃能入若性氣粗暴者決不能
有入矣

兌九五孚於剝有厲君子不可以小人假善悅已而
信之若信之適墮其計中乃危道也

君子所貴乎知言如中庸大學皆聖賢之微言大訓
雜于禮記中經千百年儒者真能識由不知言故
也至程子乃始表章之遂為萬世道學之正傳非
知言者其能然乎

夫子以孔文子敏而好學不耻下問為文取其微善
而不及其顯惡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自後人

也一
字
矣

言之必以其人為不足道而并沒其微善矣
凡有形于天地之間者皆謂之文
古人佩帶佩弦亦變化氣質之一法也
如一字有一理即是一太極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總之為好惡二端而已喜怒哀
愛欲四者屬好怒懼屬惡
聖人之忠厚不可勝言如以微服去魯不顯其君之
過真天地之量也此可以觀聖人之氣象也孟子
去齊終不言齊王之失其亦學孔者歟
聖人言人過處皆優柔不迫含蓄不露此可以觀聖

去下
本下
并下
為一章

人之氣象

人譏夫子言甚峻夫子曰是禮也言甚和
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只平說不見有人我之
間若曰我事君盡禮即彼此相形而非無我之氣
象矣

孔子微服去魯之心非孟子莫能知

餘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
本心所得其間而莫余止者也韓子吾老着
讀書餘事不掛眼之句實獲我心焉

讀書錄卷之六

